

清代
禁燬書叢刊 第一輯



明·伍袁萃撰

偉文圖書公司印行

明·伍袁萃撰

林
居

江蘇工業學院圖書館
藏書章

錄

(下)

偉文圖書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印翻勿請·有所權版

號叁伍零第字業臺版局證記登記登准核局聞新院政行

清代禁燬書叢刊

林居漫錄 (下)

精裝二冊定價：新台幣 六〇〇、〇〇元
美金 一五、八一元

發行人：洪 清 泉

臺北市承德路五九巷六號二樓
電話：五九一三五一七

撰 者：伍 袁 萃

發行所：偉文圖書出版社有限公司

信箱：臺北第六八一九八一號

電話：五九四二二六（八號）三線

郵撥：第一〇四〇四三號

印刷所：東 陞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臺北市德昌街一八五巷四十七號

中 華 民 國 六 十 六 年 八 月

（本書係中央圖書館所藏）

Published By Wei-Wen Books & Publishing Co., Ltd.

P. O. Box 68-981 Taipei, Taiwan, R. O. C.

Tel: 5941116-8

林居漫錄卷之八

別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素萃撰

韓御史謂田丞相曰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綬
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
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
愧杜門齟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辟如
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斯言也真知
大臣之體者哉頃見大臣被論輒哢哢爭辯
而王相國尤屢疏不休若徒訟者然以彼其

宏博豈未覩韓御史語耶其最可嗤者如云
臣無咎可引若模稜國是以外博長厚之名
睚眦人言以陰行報復之計臣寔不爲夫引
咎不辯自是大臣之體非外博長厚而陰行
報復也昔周公遭三叔流言何嘗自明而國
是又何嘗不定顧乃以引咎爲模稜國是非
之甚矣且國是者天下人心共以爲是之謂
也被論之臣效賈豎女子哢哢而辯果國是
哉

三代以後相臣孰爲愈無如申屠嘉矣嘉之困辱鄧通千載而下風烈猶可想也太史公以無學術譏之非矣古今相臣有學術者何限能困辱天子寵人者不亦鮮哉

百里奚食牛干主之非孟子辯之詳矣其曰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此奚出處之實也史記則云晉獻公虜奚以爲秦繆公夫人媵臣不知媵秦者井伯非奚也或遂以井伯爲奚之字皆誤矣無論自鬻干君不足稱賢智

卽坐待其及而甘心虜媵也亦何賢智之有
抑奚有智其猶在官之竒之後乎

衛之賢君自康叔之後惟稱武公年數九十有
五猶作抑戒以自警其歿也謂之獻聖武公
史記乃云攻其兄共伯弑之而自立何其謬
也審爾則抑之詩孔子奚取焉而延陵季子
觀樂又奚舉康叔武公之德而並美之也

孟嘗君使馮煖收責于薛至則以責賜諸民因
燒其券而歸孟嘗君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

曰畢收矣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吾家
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
廡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
爲君市義嗟乎此古今名言也予觀近時相
臣之家金寶珍異美麗之物無不具備特寡
義耳然今相臣之家寡義與孟嘗同而相臣
之客市義與馮煖異可慨也夫

宋以蔡廓爲吏部尚書固辭不拜曰吾不能爲
徐干木署紙尾若本朝太宰則皆爲閣臣署

紙尾爾近日則兼爲撫按署紙尾矣或云又有爲權璫署紙尾者噫甚哉

乙巳京察政府庇其私人故計疏久格中外駭愕莫敢先發徐京兆文江獨移書首揆指斥奸臣剖析公是有裨國論中云閣下之意不得于銓部而欲調之 禁中閣下之權不伸于郎吏而欲挽之

皇上直勘破心事矣

稱人之惡君子所惡惟夫見于章疏之公發于

輿論之當乃可與衆共稱耳若帷薄之事曖
昧之私切忌入于耳尤勿出于口匪獨恐其
不直傷人名檢而惡直醜正日繁有徒亦非
所以免禍于濁世也戒之哉

予見縉紳士大夫執親之喪大都崇飭虛文而
已若顏色之戚哭泣之哀惟張可菴一人時
年已六十矣所慕父母者非歟

而竟以過毀卒孝通神明殆虛語耶又有文
孝廉文起者執父喪哀毀殊常亦今世罕覩

者

自古迄今有一相君必有衆小人附離之如癩
之生于項欲除之而不可去如蠅之集于羶
卽撲之而仍復來李逢吉之十六子巖嵩之
十乾兒皆是類也畢竟寵榮在前戮辱在後
彼小人亦何利焉而卒與相君同污青史悲
夫 近日召舊相一置新相三不知又帶許
多小人出來攪擾世界一番

文潞公相業不逮韓范諸公而以薦引唐子方

同升遂爲名德元老至今稱之今太倉被
召再入相矣倘能首薦往時論已者而超擢
之則公忠一念可格僚案而名德且與潞公
等烈矣

古之相君者潛回默奪故引炬之功多于反汗
邇來則一味順從而已惟山陰歸德皆嘗封
還

詔旨可謂以道事君居然古大臣之風矣南
科道之被察者竟以歸德之爭而黜則北科

道之留用也四明安得辭其責哉

山陰對南公也封還

詔旨事在壬辰春但失記某事耳

君子不持公論將使小人持之乎薦紳先生不持公論將使市井細民持之乎公論明于上則允升于大猷公論明于下猶維持于末造若滅之于上而又禁之于下上下相蒙未有不亡者也

大臣服闋例當奏聞第直叙守制及終喪緣由而已近日則院道郡邑各註以考語竭力掄

揚至數十句諂媚成風何所不爲可怪也夫
近見關中撫按叅劾稅豎梁求招納亡命弄兵
會城夫會城何地撫按司道何在而么麼小
醜敢行稱亂干國之紀戕人之命如此雖投
鼠忌噐無如求何而其所招納者獨不可以
三尺繩哉破柱風力將屬之誰也而余直指
乃以下毒爲詞此無異市井圖賴之計欲以
甚兇闖之惡聳

主上之聽不亦難乎

京中諸生巢仕弘者年十八美姿容眉目如畫肌
膚如玉政府奴子嬖之因薦于黃葵陽翰林
黃亦嬖之都人呼爲巢嬌云戊子葵陽典秋
試仕弘夤緣入彀與同榜數人俱被論奉

旨部院會同覆試時朱閣老爲大宗伯以疾辭
而臺長吳悟齋獨主其事槩得免革而言官
皆貶謫矣吳雅著直聲而以附勢隳晚節黃
素負文望而以徇私塞前路惜哉

銓部陞除考選大計等項惟政府之命是聽而

權璫干謁亦委曲從之此故事也自選郎王秋澄始力持公法政府權璫皆無所措其手于是顧涇陽孟雲浦馮升蒲皆效之

而相繼空署黜逐焉後來諸公鑒前之轍遂得濟濟斌斌于卿寺間矣嗟乎天官可私直道難容所從來矣寧玉碎母尾全其王顧諸君子乎

太倉公家食十有四年矣茲復召用蓋

特簡也愚意大臣進退關係匪輕當下度其身

上度其君方今

郊廟之對越

朝講之臨御能復舊乎饑鷹餓虎布列宇內能散遣乎忠臣直士久淹閭左能錄用乎公也可以度矣不然而榮往辱歸噬臍何及也

李養愚雅有聲譽及治兵吳中驟遷開府一味脂韋而已無所建樹竟以妄劾石太守被論去官予甚疑之後見管東溟自述出僉粵中李公戒之曰兄當折節從時卽此一言而李